

明史例案

第二册

K248
25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明史例案卷三

吳興劉承幹纂

王橫雲史例議下

按劉辰實錄小傳其略云辰慷慨負氣好辨論李文忠鎮浙東辟掌簿書後以親老辭歸建文中用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陞鎮江知府上初卽位修太祖實錄李景隆言辰涉知國初事召至數被顧問居官廉厯升行部左侍郎以年老賜敕致仕出京數日卒辰志於有爲然疏略少實云由此觀之太祖實錄卽劉辰等所修牧翁據劉辰少作以駁實錄恐劉辰亦未以爲允況記陶安等事蹟實多謬誤耶

按本紀之體元是正統明是龍興故稱元稱順帝稱明稱太祖可順文義以立言若陳友諒之稱漢明玉珍之稱夏在友諒與玉珍傳中則著其國號曰漢曰夏而於太祖本紀中有戰伐交兵者止宜稱友諒將某某玉珍將某某不當以其國號稱也光武本紀書破公孫述將某某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等陷某州或云與某某等戰敗之皆不稱其國號而以名此乃史例往見史館太祖本紀友諒將稱漢將而不書友諒名與張士誠二例似宜易

按明太祖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崩建文於辛卯卽皇帝位是日葬太祖於孝陵吾學編皇明通紀名

山藏國樞大事記紀事本末諸書皆同永樂初年實錄載成祖諭將吏軍民曰皇考太祖高皇帝並建諸子藩屏國家皇考有疾初不令諸子知之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十一日寅時卽斂七日卽葬踰月始報訃諸王又不容其奔喪云云時建文元年七月也立齋閒錄載燕王檄文亦首以此爲罪端則七日卽葬無可疑矣往見史館建文本紀書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葬太祖於孝陵而不日蓋不能口也不能日則無所據矣此係是非大關鍵處恐未可草草

明代野乘之失實無有如建文遜國一事按永樂實錄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分守京城門谷王

樞守金川門樞登城望上至卽開門迎上遂按兵而入諸王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自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爲扶翼爾爲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豈肯以皇后屍誑其主而成祖亦竟不之察耶況成祖清宮中涓嬪御平日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已死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而爲遼國之說者曰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

退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希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者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巖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

吾固知陛下之來也。疇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夫祝髮披牒既有應能應賢反不隨帝而所謂九人從帝至鬼門者又何人耶。其意曰有徐王府賓輔史彬在內也。史彬致身錄與從亡日記虞山蒙叟懼史家弗察溺於流俗遺誤後世已辨之最悉。二書遂爲識者所不談。至正統五年楊行祥之事。弇州二史攷力證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諸記之誤。并斥薛方山憲章錄楊應能之附會。其言曰。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

諸說可不攻而自破矣然考其出亡之道吾學編云剃髮出亡名山藏云從御溝出郊壇亡大政記云從地道出楊行祥云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世竟未有辨之者夫鬼門是何地既無所考若由地道出以至御溝直詣郊壇會於神樂觀而亡帝與諸臣非習於水而勇於泅者何能潛由地道以達御溝且宮殿之制地道通水以匯御溝或隱伏於殿閣行廡之下或顯出於金水石梁之間千年永錮五丁難開止能通水不能通人使可從此而潛出則平時脫有姦暴亦可從此而潛入矣宮禁防禦嚴密豈有是理況紫禁城無水關如何可出至南京天地壇在鍾山之陽正陽門之

外距宮甚遠壇內有神樂觀觀中道官甚眾豈無一人覺而先一日方孝孺建議堅守不出遣人潛齋蠟丸四出促援兵皆爲燕遊騎所獲至是日金川門旣開數十萬眾齊入成祖卽命將分守大城皇城是宮門之外盡是燕兵建文帝於宮中手刃徐增壽欲殺李景隆不可得而方孝孺復已爲人擒獻矣危在漏刻更有何法可脫耶闔宮自焚以死殉國建文之正也後人不見正史妄相附會皆因心惡成祖誅夷諸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劉基之祕篋程濟之幻術以神奇其說耳谷應泰紀事本末最後出見楊行祥之事已不可詭眾乃復牽合其說曰有同寺僧竊帝詩自謂建文帝

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
藩司因繫僧并及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
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
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
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
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戍
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事御史密以聞夫旣言繫
僧并及帝詔械入京師程濟從是帝已在所械中矣廷
鞫時僧實楊應祥論死從者戍邊又云帝適有南歸之
思白其事於御史若月爲一事者何耶且旣廷鞫矣御
史有不見之章奏者耶蓋欲舍楊行祥之事以立說則

實錄無根卽以楊行祥爲建文則前人已駁故就其事以更端迎入西內與程濟往雲南焚菴散徒之說可以不大牴牾耳然其說屢遷則其事愈離矣按憲章錄太監吳誠遜國臣記作吳亮紀事本末云闖吳亮逮事建文帝帝見之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尙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餽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實錄載正統六年三月丁巳宥司設監太監吳亮罪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閒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白藤車

輶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鞫罪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罪宥之此正楊行祥瘐死之時而以爲亮復命自經何耶又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皇城則楊維禎集中句也其題羅永菴第一章有笑看黃屋寄曇標則直犯孝康諱僞作可知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詩乃指庚申君之子也餘冬序錄引爲懿文太子作以爲不及享國之讖而遜國記則歸之建文君考此詩亦載維禎集中則諸書假託堪資一噓粵稽黃帝葬橋山或言鼎成上升大舜卒鳴條或言九疑象耕淮南自剄或言仙去文人好異古昔皆然善讀書者會意焉可也若曰遜日讓

則登極二三年閒竄周王於蠻方執齊王於京師囚代
王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專行削奪之謀曾無寬假之
詔及至欲執戮燕王以致稱兵犯闕爲其逼迫自殞厥
躬卽曰出亡亦是勢窮力盡何遜何讓之有耶但傳疑
已久故於程濟諸傳直削其文而於建永兩朝本紀永
昭其實千秋萬世無惑後人矧前之君子自弇州外以
爲無出亡之事者多矣不自余論始也敢以質諸當代
之大人君子

建文出亡之說皆以程濟爲主以程濟精於數學遇險
輒以術免故自帝出亡以至入居西內咸以程濟爲始
終世所傳程濟朝邑人洪武末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

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
上書言某月某日北方兵起朝廷下之獄已兵起得釋
授編修參軍事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濟一夜往
祭其碑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其碑并按碑
上姓氏誅之濟姓名適當椎處夫精通數學可以前知
上書與祭碑事或有之但云寢食在朝邑治岳池學事
不廢往來數千里晷刻而達天下有是理乎況燕兵於
建文四年二月十日駐徐州東北遣游騎薄城發矢辱
詈之城中將士不勝憤出兵五千搏戰爲燕兵擊殺四
千餘人餘奔入城閉門不出三月朔燕兵自徐趨宿州
四月擒平安六月三日遂渡江矣徐州有何捷而勒碑

紀功耶考永樂實錄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
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司馬請送法司特命
宥之於是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俸祿閒暇無事
致多縱肆宜改用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
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
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於是韓潘安伊魯
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
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是長
史之有程濟明矣豈一時有兩程濟耶福王初吏部議
贈諡靖難諸臣亦云不知當時有兩濟否姑列附祀然
則程濟之是一是二已無定評從亡真僞又何足云

遜國諸書大率附會而致身錄最後出彙諸說而緣飾之遂爲好事者所稱道崇禎中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學士錢謙益據吳寬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指其必無者十固已無遺議矣福王初錄遜國諸臣禮部列彬名給事中李清復摘其四誣曰以王良之抱火赴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牒爲高皇帝藏而讓皇啟遂祝髮以出此稗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也以蔡運之坐姦黨死牛景先之走蕭寺死梁田玉梁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